

紙壁齋集

前子伯題



责任编辑：王滋源

纸 壁 斋 集

荒 芜 著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·印张 8 4/16·插页 4·字数 26,000

1981 年 6 月第 1 版 198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,500

统一书号：10093·352 定价：0.56 元

代序

近几年来，我陆续发表了一些诗。有些老朋友，从来不知道我写过诗，觉得奇怪，来信问我写诗的经过。有些读者也来信要我谈谈写诗的背景、意图和体会。这里，我只想讲几句老实话。

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写诗，更不用说那种温柔敦厚、冠冕堂皇的诗了。原因很简单，我没有本钱。八、九岁时，我念过二年私塾。每天傍晚放学以前，要背几首旧诗。就那样囫圇吞枣，不求甚解地读了一本『千家诗』、一部『唐诗三百首』。前些年我住牛棚写检查，批评自己的无能，脑子里忽然蹦出了一句杜牧的『清时有味是无能』来，一琢磨，才恍然大悟，多少年来，我根本没有弄清楚那句诗的本意。黄永玉同志因为画了一只眼儿闭的猫头鹰，而挨批的时候，我请他画张继『枫桥夜泊』的诗意，他一夜之间就画好了。第二天，我站在那幅四尺见方的大画前面，简直给他的造意、设

色、构图、布局吓住了。画家从高空俯瞰的角度取景。山上夜色深沉，枫叶流丹。山半腰一片茫茫白雾中，群鸦乱飞。江从山左面流过来，恍如从天而降。顺流扬帆而下的则是七八艘由远而近的客船，船上灯火倒映在江流里。于是第一次我才知道『夜半钟声到客船』还有另外一种解释。新诗我读的很少，我比较喜欢闻一多和艾青。至于外国诗，读的更少。我的书架上，只有两个洋诗人的集子，那就是普希金和惠特曼。

我写诗，完全出于逼情。我的第一首诗是在牛棚里写的。当时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不过一百二十人，而关在一个大牛棚里的竟达三十五人之多，凡是上了年纪而又有点名气的，如俞平伯、孙楷第、钱锺书、吴世昌、何其芳等无一漏网。济济一堂，猗欤盛哉！我们这一大批牛鬼蛇神每天干些什么呢？一、打扫厕所，包括捏煤球在内；二、随时准备挨斗。那时，凡上北京串连的，都想见见有名的牛鬼蛇神们。他们求见的方式是『提审』。受审者要自报家门、罪行。审完了，提审者大喝一声『滚

蛋』！那一关就算过去了。所以我们那时，一听到『滚蛋』之声，如释重负，满心感激；三、写各种内查外调材料。但是像我这号无名小卒，有时却清闲无事。为了消磨时间，我就开始一本正经地写起诗来了。

我的第一个产品如下：

危楼高议日纷纷，太息鱼龙未易分。

莫谓低头非好汉，可怜扫地尽斯文。

听『猿』实下伤心泪，斗『鬼』欣闻『滚蛋』声。

灞上棘门儿戏耳，亚夫原是女将军。

第五句和末句都需要解释一下。我们一起关在牛棚里的王淑明同志身体瘦弱，面目清癯，满头白发，我们在背后戏叫他『猿公』。他有严重胃病，经常打嗝，一长两短，其声凄厉，闻者心惊。我套用杜甫的『听猿实

下三声泪』，把『三声』改为『伤心』。末句指当时派去监管我们的一位女工。她对我们非常严厉，执法如山，差一分钟都不让我们下班。我把这个产品拿给一两位棚友看，不但很快传开了，而且引起了连锁反应。俞平老写了他的有名的绝句『黄棉袄子暖烘烘』，陈友琴同志写了长句，余冠英同志写了新乐府。宣传队吓慌了，想来个急刹车，经过一阵调查研究，专门开了一次会，批斗我的反动诗。会后又一再施加压力，要我继续交代，我只好又临时编造一首，交了上去，才算了事。后编的这一首，现在连一句都记不得了，只记得一点意思，就是我们这些人是被当作畜牲一样，喝来叱去的。

实际上，专场批斗并没有刹住车。从那以后，我写得更多了。不过在手法和取材上稍稍有些改变。到了河南干校时，我写的已经是一些专讲日常生活和同事们相赠答的诗了。这里举一首为例，题目是『赠俞平老，时同在干校菜园班』：

朝读夕耘夜绩麻，灌园抱瓮喜安家。
休言老去诗情减，只觉新来饭量加。
绕屋遍栽元亮柳，隔畦还种召平瓜。
座中尽是工农客，话到深宵酒当茶。

然而，就连写这样的诗，也犯忌。我们干校的送信员钱钟书同志，有一天到菜园班送信，看见屋里无人，便对我说：『昨天晚上，队部开会，讨论到你啦。』钱住的那间房和队部一墙之隔，队部开会，他躺在床上听得清清楚楚。

『讨论我什么？』

『他们认为你常去俞家，跟他们唱和，是跟队部争夺思想领导权。队部已经采取措施，不让老两口继续受你的腐蚀。』

『什么措施？』

『大概要派一个同志多照顾照顾他们的生活。』

又过了两个星期，我想起了那档子事，问平老夫妇，是不是有人常来照看他们。

『来过一两次，以后就不来了。』平老的老伴说。

『为什么？』

『因为，因为……好像彼此都无话可说。』

从干校回到北京，由于免了一切劳动，更无事可作，因而也就更有时间写诗了。

一九七五年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大寨开会，姚文元捣鬼，在人民日报头版上发了一条大字标题的空头消息，替久不见报的江青撑腰捧场。他造谣说，江青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，以此来吓唬不明底细的群众。事后姚文元又向他的亲信们夸口：『我略施小技，就把一大批右派和牛鬼蛇神吓回去了。』这件事既充分说明姚文元黔驴技穷，又确实是绝妙的讽刺。

诗材料。

有一个典故叫夏五郭公。春秋桓公十三年，经书夏五，下无月字，又庄公二十四年，书郭公，下无事。所以后来凡有阙文的，就叫夏五郭公。我就用这个典故开头，写了一首诗，狠狠讽刺了一下『四人帮』。

郭公夏五太懵懵，小试黔驴技已穷。

四海同钦萧相国，草台偏捧叔孙通。

图穷早觉锋芒冷，言巧从知色貌恭。

指鹿于今谁认马，不须重唱『借东风』。

草台——是走江湖的戏班子演下流小戏的场所；叔孙通——指张春桥；『借东风』——是一出京戏，意思是说他打着红旗反红旗。

邓小平同志从中央领导工作岗位上被排挤出来之后，每一个关心国家

命运的人，从内心里感到忧虑愤慨，我写了一首五律：

众望归安石，国家仗老成。一言天下重，百战死生轻。
谋略凌薪野，才能迈渭滨。鼓鼙思将帅，北寇正陈兵。

那时『四人帮』还在台上，张牙舞爪。我心想，如果他们真地查问起来，我就说是写总理的。因为周、邓二人确有许多共同之处，是能说得过去的。

『四人帮』被粉碎之后，全国人民第二次得到解放。强加在我们头上的种种大帽子，什么走资派、复辟派、右派、臭老九等等都推掉了，大家心情舒畅了。我们这些停笔已久的人，现在又忍不住重新执起那只生锈的笔来。

从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，我写了近两百首诗。

这是因为，这些年来，埋藏在心里的悲愤，充满在记忆中的那种难以想像的折磨，噩梦一般的苦难太多了，非倒出来不可。

另一方面，随着揭批『四人帮』运动的深入，我们又看见了那些死党、亲信、帮凶和走卒。那一批披着人皮的豺狼，他们的残暴、奸诈、卑鄙与无耻，使得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暴君，任何一个野蛮时代，都要相形见绌。而在科学研究机关、文化教育部门，某些所谓名流、学者、诗人、作家也争相出卖灵魂，卖身投靠。而这些令人发指、心惊的怪事丑事，往往就出在过去的同事、熟人、朋友身上，这就不能不叫人觉得如鲠在喉，非吐不可了。

我把那近两百首诗大致分为两组：一组叫『薤露集』，收的是名公、达宦们；一组是『蒿里集』，收的是末角、小卒们。情节恶劣的，一人一首或几首；一般的，只取类型，几个人一首。

我以为，写讽刺诗，一个最基本的环节，就是要抓准讽刺对象的要

害。抓准了，涂一点白粉给标出来，让见者心惊，闻者足戒，那就起了文艺的社会教育的作用。这就像肿瘤医院医生查出病人的癌症来，用红色的笔在病症的外部画上一个三角形或四边形一样。

抓准要害，很不容易。抓要害是抓事，而事又是人作的，所以在抓事以前，也不能不涉及人。

一九七七年初，北京的大字报对某些大捂揭批『四人帮』盖子的人，提了意见。我写了『所见』：

忽然风浪墙头起，浑似千军万马来。

历史无情翻旧帐，沧桑有迹认残灰。

瑶池阿母今何在？「常胜将军」去不回。

俺自画眉添韵事，一心稳坐钓鱼台。

我寄给当编辑的一位老朋友，他回信说，讽刺的目标稍大了些，现在还不适用，但过些时会用的。他建议写些文艺界的黑头和花脸。于是我写了『长安杂咏』。这里抄录几首绝句：

燕园『理想』闹精神，金水桥歌意味新。

封禅书成魂欲断，不知狗监又何人。

道路争传天网疏，陶公消息近如何？

谁知一管题诗笔，写罢密书写谤书。

诗发表后，读者觉得隐晦，来信要我交底。关于写讽刺诗，我向来有一种谬见。我以为与其把事事和盘托出，让读者一览无余；反而不如故意隐约其辞，使见者深思，闻者系念，进而于疑似之间，隐显之际，潜搜冥

索，恍若有得，这样效果更好。当然有些基本情节，新事秘闻，得加注释，免得读者猜谜。上面两首写的是同一个人，此公不但站在金水桥上，放声怒吼，把天安门革命运动和邓小平同志骂得狗血喷头，并且还会写大字报、卖友求荣。

写讽刺诗可以不可以用典故呢？有人说绝对不可以用；也有人说，最好不用。这两种说法我都不敢苟同，因为事实上办不到。我也反对像李商隐那样，用事太多，让人猜谜。我主张用典要用得恰当、贴切。冷僻的典，要加注释。典用得对，两个字可以抵千言万语，不但使文字精炼，而且能给读者带来丰富的历史联想。大家所熟知的『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。』千夫指和孺子牛都是典，有什么不好呢？有人说，青年读者看不惯，但是他们也有一个学习和提高的问题，何况有些典，比如草木皆兵吧，因为常用，早已成为生活常识的一部份了。我写过一首『贺友人』的诗，诗中用了『蚕室』二字，很多读者写信来提了意见。他们认为那两个

字，特指受官刑的地方，不应乱用。有的建议改用『蛰户』、『铁槛』。但是他们那里知道，当事人当时身受的苦难。我的朋友告诉我说，有几次他都想自杀，但是又求死不得。他只觉得，那种现代化的精神折磨的酷刑，比如，一连几天几夜不让你闭眼，比司马迁坐的暖暖的蚕室不知道要残酷多少倍。他凄然说：『他们能把人的一切欲望，包括生的欲望在内，都从你身上压根儿磨掉了。』

有的读者问我，那诗写的是谁，是不是张三或李四？可见在『四人帮』横行的年代里，受到同样折磨的，绝不只我的朋友一个人，而是成千上万的人。因此，一定要证实，我写的是某某，绝不是张三、李四，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。我曾经在某一稿上把『六年』改为『三年』，有个读者发现了，问我是不是弄错了。我认为那不算错，艺术的真实可以不同于生活细节的真实。

我还写过这样一首诗：

早年立志作鹏鯢，舐痔归来位已尊。

白首跪呈劝进表，千秋勋业压刘琨。

好几个读者问我，这首诗写的是不是马天水？其实，我写的却是一位司长。他的级别和声望比马天水要低一些。但既然读者要把他提高，我没有什么可反对的。

白居易说：『歌诗合为事而作。』我赞成，但我想还加上一条，合为人而作。我的诗，百分之九十都是为人而作的。去年有位朋友去黄山，写了黄山诗，有句云：『阅尽兴亡无限事，可曾见过「四人帮」？』我觉得好，因为他把黄山山水和我们当前的人事连起来了。这就比单纯描画自然风景深刻有味得多。上月我也路过黄山，也写了几首黄山杂咏。我本着上述信念，力求把天与人、自然和现实结合起来。现举一首为例：

四纪冰川岩上浮，沧桑阅尽万千秋。
诗家爱读神仙传，吾辈长怀垄亩忧。
念载三灾惊浩劫，九空十室悯黔娄。
重瞳『本纪』分明在，铁笔何人勒石头。

（观黄山青鸾峰腰冰川擦痕）

我的诗百分之九十都是为人而作的，我还要作下去。我谈诗的文章，主要也是论人的，也要谈下去。这里所谓的『人』，当然包括我自己在内。半年以前，我写了一首赞美赵紫阳同志的诗，也表示了我写诗、说诗的态度。现在就拿来结束本文：

十年血泪久成尘，『纸壁说诗』任客嗔。
白首一心歌五袴，不吟风月作闲人。